皮子文藪

一

皮子文藪

湖北先正遺書·集部

沔陽盧氏慎
始基齋據明
仿宋本影印

唐皮日休文藪序

如京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河東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柳開撰

讀皮子文其目曰藪凡藪者澤也又曰淵藪也以其事物萃集之也古國之大各有藪焉魯大野晉大陸秦陽陵宋孟諸楚雲夢吳越具區齊海隅燕昭余祁鄭圃田周焦護皆爲藪也謂是地之廣故以名之也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分里之不同各名以異之焉然一天地矣予謂皮子之名藪也疑爲以其文之衆作之藪也又疑爲若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以其文類不同各爲藪也是文之類雖不同而曰

藪亦若魯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之藪雖異而揔一天地也都以文而統之是曰文藪也疑而愛之觀其首又無所序說遂盡而讀之見其藪之爲意也霍山爲賦之藪首陽爲碑之藪惰鼎爲銘之藪易商君傳爲讚之藪周昌相趙爲論之藪陵母爲頌之藪心爲箴之藪移成均博士爲書之藪三蚤爲詩之藪藪之于文不可盡舉若九辯十原決疑雜著之類也約其名幾尤者例而取之也謂賦下題名也大野之下國之藪焉霍山之下文之藪也孰謂皮子文藪之義不曰是乎將不曰是即不在此而在於彼也傳者得以取義焉

文藪序

唐　皮　日休　撰

咸通丙戌中日休射策不上第退歸州來別墅編次其文復將貢于有司發篋叢萃繁如藪澤因名其書曰文藪焉比見元次山納文編于有司侍郎楊公浚見文編歎曰上第汚元子耳斯文也不敢希楊公之歎希當時作者一知耳賦者古詩之流也傷前王太佚作憂賦慮民道難濟作河橋賦念下情不達作霍山賦憫寒士道壅作拋花賦離騷者文之菁英者傷於宏奥今也不顯離騷作九諷文貴窮理理貴原情作十原太樂既亾至音不嗣作補周禮九夏歌兩漢

庸儒賤我左氏作春秋决疑其餘碑銘讚頌論議書序皆上剥遠非下補近失非空言也較其道可在古人之後矣古風詩編之文未俾視之粗俊於口也亦由食魚遇鯖持肉偶膰皮子世録著之于後亦太史公自序之意也凡二百篇爲十卷覽者無誚矣

唐皮日休文數目錄

唐 皮 日休

第一卷

賦

霍山賦　憂賦
河橋賦　桃花賦

第二卷

諷悼

九諷系述　正俗
遇謗　見逐
悲遊　憫邪

端憂　紀祀
捨慕　絜死
悼賈　反招魂

第三卷

雜著

十原系述　原化
原寶　原親
原巳　原弁
原用　原謗
原刑　原兵
原祭　補周禮九夏系文

九夏歌九篇　春秋決疑十篇
第四卷
碑銘讚
文中子碑　咎繇碑
首陽山碑　春申君碑
劉棗強碑　汴河銘
藍田關銘　隋鼎銘
三老董公讚　易商君列傳讚
第五卷
文論頌序
補大戴禮祭法　祀瘧癘文

晉取陽樊論　秦穆謚繆論
漢斬丁公論　周昌相趙論
陵母頌　非沈約齊紀論
正沈約評詩　補泓戰語
獨行　法言後序

第六卷

箴

六箴序　心箴
口箴　耳箴
目箴　手箴
足箴　動箴

靜箴　酒箴
食箴

第七卷

雜著

讀司馬法　請行周典
相解　惑雷刑
悲摯獸　誚莊生
旌王宇　斥胡建
白門表　無項託
郢州孟亭記　過玄子栖賓亭記

第八卷

雜著
正尸祭　讀韓詩外傳
題叔孫通傳　題後魏釋老志
題安昌侯傳　趙女傳
何武傳　鄙孝議上篇
鄙孝議下篇　內辯
第九卷
書
移元微君書　請韓文公配饗大學書
請孟子爲學科　移成均博士書
鹿門隱書六十篇

第十卷

詩

三羞詩三首　七愛詩序
房杜二相國　李太尉晟
盧徵君鴻　元魯山
李翰林　白太傅
正樂府十篇　卒妻悲
椽媼歎　貪官怨
農父謠　路臣恨
賤貢士　頌夷臣
惜羲烏　誚虛器

哀隴民　奉獻致政裴秘監
秋夜有懷　喜鵲
蚊子　鹿門夏日
偶書　讀書
貧居秋日　閑夜酒醒
秋江曉望　旅舍除夜
過福上人舊居　陪江西裴公遊延慶寺
西塞山泊漁家　襄州春遊
送從弟歸復州　皮子世錄

唐皮日休文藪目錄

唐皮日休文藪卷第一

賦

霍山賦　憂賦
河橋賦　桃花賦

霍山賦 并序

臣日休以文爲命士所至州縣山川未嘗不求其風謠以頌以文幸上發輶軒使得採以聞六年至壽之駢邑曰霍山山故岳也邑贅于阯至之二日離邑一舍望乎嶽將頌之文也及見之則目乎韙手乎韓心乎聳神乎瞀始欲狂其文寫其狀如丹青之不差也頌其風文其謠如金石之永播也既而其精怯然搏

敵躁然械囚紛然棼絲怳然墮空浩然涉溟幽然久
疢則知才智之劣如耄而加疾將杖而奔者於戲霍
山之靈哉霍山之靈哉將閟其神而愚之邪抑有所
達而託之邪其辰既浹其精忽渝怯然而勝躁然而
適紛然而靜怳然而安浩然而濟幽然而愈如壯而
能決將陣而敵者於是狂其文寫其狀其詞曰
太始之氣有清有濁結濁爲山峻清爲岳其山厥臣
其岳惟君惟南之鎮曰霍爲尊岳之大與地角壯與
天勍勢荆豫華嵩青沂兖岱如垤而秀如塊而鋭岳
之高千仞萬仞蒼蒼茫茫日月相避其光望之數百
里外爲天棟梁岳之尊端然御極聳然正位靜然而

聽凝然而視其體當中如君之毅其屬者如駢其拇如枝其指若卑其儀若肅其位岳之氣其秀如春其清若秋其翠如雲雲不能麗其色如煙煙不能鮮若雨收氣爽丹青滿天岳之靈其神不朕其報如響若雨用淫岳能霽之若歲用旱岳能澤之岳之德生之育之煦之和之閒臨淡卉萋萋迷迷藻繢數百里岳之形有雲鶩鶩其勃如怒有泉烈烈其來如決叱豐隆奔列鈌轟然霹靂天地俱裂岳之異狀其勢如危或不可支若不可維或仰而呀有如吮空或俯而拔有如攫地其曉而東有如冠日其暮而西有如孕月有水而脉有石而骨有洞而腹有崿而節或鋭而勵

或斷而截或廻而馳或伍而折其經之怪之祥之詭之千種萬類緊不可得而詳記因神狂不能自主迨而寐夢一人絳衣朱冕怪皃魁形曰余祝融之相也霍山余君之故治也尔賦之誠形矣勝矣怪矣典矣然羲有弗備帝俾余蒞夫古有五岳霍居其一所以五岳相邇者唐虞之帝五載一巡狩一載而徧上以覲侯下以存民侯有治者陟不治者黜民有冤者乎窮者濟洎唐虞以降皆燔柴于霍我帝用饗其禮至周旦策而命我與諸岳星列中國自漢之後乃易我号而歸于衡故祝融遷都命余守霍今聖天子越唐邁虞而廢巡罷狩余之封内有可陟可黜可平可濟

者是聖天子無由知之尔能以文請於職事之達者易衡之号以歸於我請天子復唐虞陟黜之義故尔之將賦余閔尔懷而不尔文帝曰有衡既遠有巡必勞惟霍之邇斯号可復賦者能言胡不俾傳帝俾余命尔錫尔文尔無忘也臣曰請惟神貺既覺而書嗚呼異哉

憂賦 并序

草茅臣日休見南蠻不賓天下徵發民力將弊乃爲賦以見其志詞曰

上自太古粤有民族顓若混命愚如視肉當斯時也雖三王之道不能化五帝之澤不能沐迨乎混沌欻

起覘視騞分其形也有精有神其心也有偶有真既
凋其質又秀其純有智有機有義有仁有怨有懟有
悲有辛居人靈府者揔屬于神神之生也攝奕孕精
胎意嬰情不迹不朕無臭無聲不居于愚不侵于嬰
先物而動先人而行不注而溢不絲而縈神之居也
填胷塞臆冥冥黙黙靜如寐魘將語不得其遇如噎
其飲如食其輕者賭其重者殛神之行也其居幽幽
其行悠悠來不可抑去不可留其情如剸其緒如抽
其剛爲憤其弱爲羞其子爲恨其孫爲愁入人之心
也如毒如螫如虔如劉不綸而漁不兵而蒐其堅也
龍泉不能割其痛也萆荔不能瘳入人之懷也倘倘

佯佯隱隱遑遑牢然不勝悒若有亾威能制佚力可
摧剛乖人之性反天之常不喪而戚不役而怵不觸
而醉不馳而狂是知食鯈魚者不能已樹萱草者不
可忘儻懷如嚄鴟百喈贈者其人立傷入人之神也
昧人之精爍人之英癡然而作如病宿酲雖有王澄
之色必俛樂廣之神不清入人之首也欻從內熱鬱
而上結不勞膏沐自清其髮有乂而釋者則其人也
冠絲簪雪入人之眉也於悒摧頹思不自裁動如葭
灰飛上眉來顰然無力自落金杯有積而未已者雙
眉之翠如一月不開入人之目也端坐日晏凝然忘
倦注睫直視外象不遍雖有斧藻之繡毛嬙驪姬列

於前昏如有事入人之耳也希希夷夷俯而不思殷然滿耳其身如尸雖師曠之善聽苟入之也迅雷列風亦不聞之入人之齒也噤其齒牙淡其舍咀悲嗟既已哆如餓虎雖有膻炙餫餱堆其前糲不可茹入人四肢也如縶如維如勞如疲其力如柳弱不可支苟甚者消骨枯髓奪色削飢其人也立不勝衣噫嗚戲憂之甚也如斯向其入之也臣皆有之然猶未憂何寔爲師既憂其身須憂其時苟肉食者謀失而藿食者殃雖可不憂歟可不憂歟夫於政而疲於祿而尸王道不宣皇綱不維元惡作矣大盜乘之是臣憂也后妃之際陰教規矩夏德塗山周賛文母牝雞無

晨中饋有主苟奇衺而不黜乃神器之可取宮掖紊亂奸邪慶聚文信爲相而私后董偃作庸而尚主其甚也漢成毋以國循性周宣后將權授父是臣憂也儲右之選寔賢與良少海增潤重離益光輔導不至乃爲猖狂歎戾園之思子嗟臨江之憫王斯愛是即惡乃易彰其甚者愍懷死而晉亂房陵易而隋亾是臣憂也封宗王嫡所以賢親茅土足以繼其後印綬足以飾其身至乃割域中之土宇半天下之黎民王猶未足亂以遄臻其甚者篡則王倫孫秀殺則清河萬人是臣憂也輔之而王在忠與良致叔父於折木取太公於釣璜寵之極也其化爲權權之極也其化

爲強其甚者曹操以兵而上殿高澄抑帝而勸觴是臣憂也內豎之臣乃寵乃綏豎刁亂齊之日伊戾禍宋之時西漢則中令扇迹東京則鄭卿構基舉手天轉切齒國危其甚者陳蕃以賢而陷矣何進用忠而僇之是臣憂也賈誼愛時仕止於國傅桓譚非讖官止於郡丞是臣憂也將在於軍君命不復知魏絳之法行見條侯之令肅郭開受諫李牧就誅范雎一言蓋安被僇是臣憂也王臣蹇蹇言須逆耳治亂終書善惡必紀趙盾終屈於董狐崔杼竟書於太史至有陳象極言以族滅李雲上書而身死是臣憂也懸官待賄命相取資崔烈作司徒之日曹嵩爲太尉之時

未搜巖穴莫訪茅茨秦繆既誅於五段桓魋將退於仲尼是臣憂也法令如網隨而補之肺石之上落人涕洟公孫鞅恢令之法嚴廷年掃墓之期是臣憂也命將興師夸力四夷既侵嶺徼又定邊陲以無用之沙漠竭有限之民資是以先王謂之荒服後嗣謂之羈縻豈可使親帥並旅躬揮戰麾故漢高有白登之辱隋陽有鴈門之圍是臣憂也出警入蹕以示嚴肅非有事於名山即展義於羣牧故昭王游漢水以無歸宣帝幸中山而不復是臣憂也功作非宜奪民農時我簠不粢我黍阻饑傾宮既作阿房又施人既怨矣鬼其泣之是臣憂也頭會箕斂關征市賦民之胥

怨無所愬怨人厭進修家爲積聚卜式出於富人弘
羊拔於賈豎是臣憂也外戚之貴上公是列西漢則
王根爲玉山東京則郭況製金宂國步將移天澤未
歇不師殷鑒尚遵覆轍是臣憂也大樂既沒淫聲是
起宋都已改行人貪賄如斯陳國一時雄玉對後庭
花至死是臣憂也先之而昌後之而亾先之者堯興
唐舜興虞後之者癸喪夏辛喪商故王之憂國者日
旰不食士之憂位者載贄出疆鶉居鷇食者何汲汲
孔席墨突者何遑遑故臣之憂也盡此而已矣願陛
下憂之治可致樂康道可躋羲皇則天下幸甚

河橋賦 并序

咸通癸巳歲日休遊河觀橋之刱不機而濟美其事著河橋賦其辭曰

西荒之外有崑崙山帝都之下豐隆在焉其表無際其高破天河漢極北昭回相連分其坎德遂有河源其出綿綿其流洎洎如帶是也濫觴信然始磐石以作注終裂地以成川迨乎放勛之世重蕚之年其水懷山其波浸天鼇怒則蹴翻五嶽鯨激則掉破百川迅復欻而似曝湧湍潰而若煎漬地軸以摧矣爛天輪而缺然草木則尾閭之外日月則沃焦之巔人民死而爲介倮虫化而爲蠙有粟不績有麻不田此則乘墮望萬里之淵且夫天地之前有河生焉則盤石

之神不能導而使歸海朴父之力不能疏而使爲川豈非元命未降抑自上玄大聖未出大功未宣天之作矣抑有由焉於是堯之心測然惘然咨其四嶽舉爾所賢天之元命不自於鯀鯀雖作矣其功不全果殛于山其罪昭然天之元命降而自禹禹既作矣其功如天於是禹之心憂然勞然股既無胈過不入門以已爲下以物爲先既乘橇以即樺又隨山而濬川導自積石至于龍門裂岸嵗以風響斬嶄巖而晝昏破靈怪窟斷天地根分其注使不可潰修其流使不可吞然後千巖萬壑雷吼電奔挾逆流而並瀉入渤海以猶渾天下安流昏墊無憂禹功既大舜禪充修

其功也與天優優其績也與河悠悠乖庶既安九河如箭濁不可鑒瀎不可見渦若驚風浪如狂電若此帝嬀之世則其流也如絲如綫在昔典午之世也其君寔良其臣孔臧念濟者之太勞乃致功而去航子產之濟也不足比充國之奏也胡可方於是督斤斧於梓匠下材幹於豫章造其舟也乃絙乃杠乃輿乃梁功既奪於利涉力可侔於巨防知禦黿鼉者以妖爲德聚魚鼈者以怪爲祥觀其步高於空履險於深其形也若劒倚天外其狀也若龍橫水心其高也若大虹之貫天風吹不動其壯也若巨鼇之壁海浪泛不沉曙色霍開濟者相排如川失水一物時來蹄響

如雨車音若雷有賢有俊有隸有臺有貧有窶有貨有財噫前王之道深有旨哉在水則河橋曉濟在陸則四關盡開水之與陸一貫而來所以大同其軌廣納其材豈梁之防乎抑聞三代之橋也不斤不斧不徒不杠以道爲水以賢爲梁濟民者民不病溺濟世者世不頹綱開之也通仁流義閉之也關淫限荒夏之梁也曰湯殷之梁也曰昌周之梁也曰旦漢之梁也曰光自漢之季國竊主折爲水者以降以強及隋之世爲梁者唐故能濟民於萬方同軌於八荒是知河橋之義也可以獻於天王

梔花賦 并序

余常慕宋廣平之爲相貞姿勁質剛能毅狀疑其鐵腸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覩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爲人也後蘇相公味道得而稱之廣平之名遂振嗚呼以廣平之才未爲是賦則蘇公果暇知其人哉將廣平困於窮阨於蹟然強爲是文邪日休於文尚矣狀花卉體風物非有所諷輒抑而不發因感廣平之所作復爲梅花賦其辭曰

伊祁氏之作春也有艷外之艷萼中之萼衆木不得融爲梅花厥花伊何其美實多僅隷衆芳緣飾陽和開破嫩蕚壓低柔柯其色則不淡不深若素練輕茜

玉顏半酡若夫美景妍時春含曉滋密如不幹素若無枝姈姈婉婉夭夭怡怡或俛者若想或閑者如癡或向者若步或倚者如疲或溫馨而可薰或嫠嫡而莫持或幽柔而旁午或擠冶而倒披或翹矣如望或凝然若思或弈倅而作態或窈窕而騁姿日將明兮以喜天將慘兮若悲近榆錢兮粧翠靄映楊柳兮顰愁眉輕紅拖裳動則裊香宛若鄭姬初見吳王夜景皎潔闕（胡弄切）然秀發又若常娥欲犇明月蝶散蜂寂當閨脉脉又若姐巳未聞裂帛或開故楚艷艷春曙又若息嬀含情不語或臨金塘或交綺井又若西子浣紗見影玉露厭浥妖紅墜濕又若驪姬將譖而泣

或在水濱或臨江浦又若神女見鄭交甫或臨廣筵或當高會又若韓娥將歌歛態微動輕風婆娑暖紅又若飛燕舞于掌中半霑斜吹或動或止又若文姬將賦而思丰茸旖旎互交逦倚又若麗華侍宴初醉狂風猛雨一陣紅去又若褒姒初隨戎虜滿地春色堦前砌側又若戚姬死於鞠域花品之中此花最異以衆爲繁以多見鄙自是物情非關春意若氏族之斥素流品秩之卑寒士他目則目他耳則耳或以怪而稱珍或以疎而見貴或有實而花乖或有花而實悴其花可以暢君之心目其實可以充君之口腹匪平茲花他則碌碌我欲修花品以此花爲第一懼俗

情之横議我曰不然爲之則已我曰吾曰我耳吾耳
妍蚩决於心取捨斷於志豈於草木之品獨然信爲
國兮如此

唐皮日休文藪卷第一

唐皮日休文藪卷第二

諷悼
九諷系述　正俗
遇謗　見逐
悲遊　憫邪
端憂　紀祀
捨慕　潔死
悼賈　反招魂

九諷系述

在昔屈平既放作離騷經正詭俗而爲九歌辨窮愁而爲九章是後詞人摭而爲之皆所以嗜其麗詞擅

其逸藻者也至若宋玉之九辨王褒之九懷劉向之九嘆王逸之九思其爲清愁素豔幽抉古秀皆得芝蘭之芬芳鸞鳳之毛羽也然自屈原以降繼而作者皆相去數百祀足知其文難述其詞罕繼者矣大凡有文人不擇難易皆出於毫端者乃大作者也揚雄之文丘軻乎而有廣騷也梁竦之詞班馬乎其有悼騷也又不知王逸奚罪其文不以二家之述爲離騷之兩派也昔者聖賢不偶命必著書以見志況斯文之怨抑歟噫吾之道不爲不明吾之命未爲未偶而見志於斯文者懼來世任臣之君因謗而去賢持祿之士以猜而遠德故復嗣數賢之作以九爲數命之

曰九諷焉嗚呼百世之下復有修離騷章句者乎則吾之文未過不爲乎廣騷悼騷也

正俗

粤旬亶之薄俗兮其風狡而且苦吾欲以直道揠其邪心兮皆逞容而莫顧前誨行兮後止高諭仰兮下俯咸爲吾之儇爲愚兮並以吾之猥爲傴羞靈修之乃吾知兮先職我而爲輔奈其臣之狺狺兮不知吾之所撫吾欲以明喆之性辨君臣之分兮定文物之數吾欲以正訐之道兮進忠賢而退姧豎吾欲以醇釀之化兮反當今而爲往古吾欲以忖度之志兮定觚圜而反規矩念僾覆之在位兮若梟羊之當路內

灼怛以爲儔兮復何知其所愬乃指天而鬱悠兮將天奪乎國之祐永怒怒以何言兮將求知於吾祖

遇謗

有肪兮點而謂之不潔有泉兮壅而謂之不決有蓋兮轡而謂之不芳有軸兮鍥而謂之不輸聲咺唏以無音兮氣鬱悒而空噎既怒怒以憎懼兮又謾謾而不訣誣彭祖以爲孺兮譎殤子以爲耋夥衆人之難信兮摋夸者之不悅佞爲疵兮何去姦爲疵兮莫剷讒爲轡兮莫御謗爲玉兮何切蔬既臟而必烹兮木方蔓兮必折心轇轇以似車兮思綿綿而如肤手欲動兮似拳足將行兮如絏既不辨於顏跖遂一貫於

堯桀吾哀生之不逢兮奚至死而惙惙念帝座之不燿兮胡交光於卷舌既何路以自辨兮遂沒齒而瘠刺

見逐

靳尚之言兮美如孅子蘭之氣兮醲於酲既怒聯以相向兮遂裹足而南征面愜愜以奚色兮心懠懠而何情耳方聰兮忽睽目方視兮忽盲日方當午兮便昃天方晝兮不明欲泣兮有血將啼兮失聲望靈修兮似失出國門兮若驚輒識怨兮亦緩駟知愁兮復鳴既徜徉兮夏水復眷戀兮南荆嗟予夙禀於大訓兮涵漬骨之忠貞既貧者之莫余容兮向重蒼而自

盟旣愀仁以憑義兮遂鉥信而攪誠將莫宰之不仁兮胡爲役余以此生彼鷽斯以有賊兮固不能容乎鶬鶊彼茨菉之叢穢兮固不能讓乎杜衡已矣乎國無人兮莫我留將訴帝于玉京

悲遊

荷爲裯兮芰爲襲荃爲褊兮薜爲褘弭吾棹兮澧之浦駐吾檝兮湘之湄悲莫悲兮新去國怨莫怨兮新相思幽篁蕭兮靜晚清漪澹兮去遲湘君欲出兮風水急帝子不來兮煙雨微芷旣老兮深約日將暮兮紅萎朝浮乎鶡跪夕吽乎鸞鵠擻漾漾兮不止潢悠悠兮何之日出沒兮北渚雲依俙兮九疑旣無人以

辨余兮又何心而怨咨退不解其怿際兮進不知其
忸怩寒蜩怨而無聲兮古木凄其寡枝嗟吾魄之不
返兮千秋萬歲湘中馳

憫邪

慨天道之不明兮何獨生此大佞若禦瑜之能冠兮
當一國而持柄見亂臣之反詐兮信其主以不競轍
已覆而又遵仡將飜而不整不思心腹之疾兮又玩
膏肓之病竟客死於咸陽兮終不作毒王之幸既養
麋以遺患兮遂倒鈙而授柄將諛臣之肆禍兮豈上
天之付命粤吾大以爲不可兮彼以災而爲慶儻靈
修之魄有知兮刷吾耻於下瞑

端憂

有一美人兮端憂千喑萬怒兮曾不得以少休腸結多以莫廻兮涙啼劇而不流王孫何處兮碧草極目公子不來兮清湘滿樓汀邊月色兮曉將蕪浦上蘆花兮秋復秋天沉寥以似淬兮峯巉崒以如抽箕箕颯兮雨岸杜若死兮霜洲遺余程兮澧之側整余陌兮湘之幽望女須兮秭歸夢懷宋玉兮荆門愁欲向天以嗷咷兮寸晷不可以少留不知吾魂之所處兮來冥冥以悠悠

紀祀

山之巔兮水之涘桂爲祠兮蘭爲位執玉桴兮扣雷

鼓奠金盛兮滴浮蟻薦瓊芳兮望暮雲獻椒醑兮拜寒水祝胙饗以怪談兮巫妖治而魅醉波閃倏兮湘君竹簫踈兮帝子日將暮兮河伯秋正深兮山鬼神之化兮何方人之艱兮至此胡不化其邪而爲正兮胡不返其戾而爲義胡不轉其凶而爲興兮胡不易其亂而爲治但血食於下國兮罪不少裨於有位吾將乘青螭而駕白虬兮將謁帝而訴神之累請天弧發鏃兮天棓行箠神速悔尤兮俾吾靈修而易志

捨慕

粤吾秉志兮潔於瑾瑜芬而德而芳其道兮榮於蘺蕪將興國以見罪兮擬佐王而蒙辜彼群小之茸茸

兮如慕蜕之螢蜉以大鵬爲爵兮以康瓠爲觚以衮衣爲褋兮以黎丘爲墟以鄭姬爲醜兮以子產爲愚以鮑焦爲貪兮以孔聖爲誣吾將奮鱗於大空兮奚獨慕此江湖吾將發榮於蟠桃兮奚獨守此蒿蔞吾將蕩其魄兮驂風軔與軋車謁帝於冥冥之天兮秉其生殺之樞將飄飄以高逝兮亦何必懷此姦邪之故都

潔死

堯死兮舜滅禹殄兮湯絕似玉兮將沉如金兮來沒行以仁兮止以義生以貞兮死以潔念余曾不足以蹈聖閾兮亦慕茲而自悅湘浦兮煙深沅江兮風切

顧影兮自憐撫躬兮永訣鬼慘兮天愁雨泣兮泉咽竟汨沒以奮淪兮永幽憂而怫鬱湘之山兮未盡湘之流兮不竭千秋兮愁雲萬古兮明月靈均之冤兮孰能銷其氣靈均之愁兮孰能釋其結來者之目鑒兮無致位於牙孽

悼賈并序

余嘗讀賈誼新書見其經濟之道真命世王佐之才也自漢氏革嬴高祖得於矢石不暇延儒人及爲天子制缺度弛處華而夷是時獨有叔孫生能定朝儀其制未悉唯生草其書欲以制屈諸侯推定正朔調革輿服通流貨幣天不祐漢絳灌輿謗竟枉其道出

傳湘沅生自以不得志哀屈平之放逐及渡沅湘沈文以弔之故其辭曰

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故都噫余釋生之意矣當戰國時屈平不用於荆則有齊趙秦魏矣何不捨荆而相他國乎余謂平雖遭靳尚子蘭之讒不忍捨同姓之邦爲他國之相宜矣然則生之見弃又甚於平當漢時捨文帝則諸侯矣如適諸侯則新書之文抑諸侯而尊天子也捨諸侯則胡越矣則新書之文滅胡越而崇中夏也是以其心切其憤深其詞隱而麗其藻傷而雅余悲生哀平之見弃又生不能自用其道嗚呼聖賢之文與道也求知與用苟不在於一

時而在於百世之後者乎其生之哀乎歟余之悲生歟吾之道也廢與用幸未可知但不知百世之後得其文而存之者復何人也咸通癸未中南浮至沅湘復沈文以悼之其辭曰

粤炎緒之嫣綿兮其國度之未彰天錫生以命理兮冀其道之益光偉吳公之知賢兮道其名於文皇既輔敭以召之兮遂位之於上庠愍耄儒之惷愚兮對天問之不臧既群儒之讓俊兮馳其譽之煌煌嗟大漢之丕緒兮蚪其賢於汗潢上下溷而不分兮議制削於驕王殺僇勢而不制兮斷梓胡其寇攘羌虜全以侵華兮曾不能以抑強餌其嗜之延延兮寔三代

之計良念五德之更承兮論覺結而不綱乃秉臆以
興說兮數用五而色尚黃又諸侯以開國兮輸其租
於咸陽曾不得以撫民兮俾其君兮何怠請紆綆以
乘印兮各馳化於所疆上既悅而欲大用兮遭絳灌
與東陽道既擯兮何明乃出傅於沅湘浮沉波之翕
洫兮或漾棹以夷猶望靈均之沒所兮顧其心之怊
怅臨汨羅之浩漾兮想懷沙之幽憂森樛蘿以蓊鬱
兮時迸狖以相號霧雨晻乎北渚蝸蠕毒乎芳洲景
黯沮以不明兮若天悼乎離騷香依依兮杜若韻凄
凄兮篠篁山隱隱以掃空兮煙微微而淡秋嗟吾不
知所感兮淚懭悢以橫流當抱蟪於渺藩兮曾無足

以少休旣茨亂以傷思兮又鵂鶹以動愁嗚呼哀哉
世旣不平頷吾道以爲非兮吾復何依蘋蘭憔悴兮
稂莠繁滋麟鳳匿迹兮梟獍騰威栢匠罷斧兮拙者
構之離婁閉目兮瞽者揚眉子都蒙袂兮敦洽騁姿
嗚呼哀哉亦先生之尤也貽其世之不可兮何不解
而去位又垂萬世之名取捨在此奚自謗於童羖兮
乃惆然而爲累蓋伊尹三就五就之心兮冀其民之
可治奈惛惛以不悟兮又被之以非議幸一人之再
覺兮荅受釐之與義旣孱王以墮駕兮乃寃慟而已
矣訐曰君不明兮莫我知幽都寂兮和涕歸文懸日
月兮俟後聖用之大故忽兮其何足悲

反招魂并序

屈原作大招魂疑不能明景差作宋玉作招魂皮子以爲忠放不如守介而死奚招魂爲故作反招魂一篇以辨之辭曰

承溟涬之命兮付余才而輔君君既不得乎志兮余飄飄而播遷余將蕩大空而就滅兮君又招余俾復身余詣帝以請訣兮帝俾巫陽以筮云巫陽語余以不可歸兮故作詞以招君乃下招曰君兮歸來故都慎不可留些其君雄虺兮其民封狐些食民之肝鬲以爲其肉兮摘民之髮膚以爲其衣些朝刀鋸而暮鼎鑊兮上曖昧而下墨眉杲癡些君兮歸來故都慎

不可留些余昔爲比干之鬼兮干僇而余去些未聞
于貪生以自招兮余竟絜其所處些君兮歸來故都
慎不可留些余昔爲伍胥之鬼兮胥僇而余逝些未
聞胥貪位以惜生兮執屬鏤而不滯些君兮歸來故
都慎不可留些余昔爲弘演之鬼兮演自殘而余行
些未聞演惜命以不死兮俾其義而益明些君兮歸
來故都慎不可留些帝命余以輔君兮亦以君之忠
介些今以忠而見聞兮尚盤桓而有待些將自富貴
而入羈旅兮其志乃悔些將戀骨肉而惜家族兮何
不自裁些梟食母而獍食父兮見禽獸之爲生苟凶
殘者眉壽兮實梟獍而同名些君乎慎勿懷故都之

戀歸來乎余爲君存千古忠烈之榮枯

唐皮日休文藪卷第二

唐皮日休文藪卷第三

雜著

十原系述　原化
原寶　原親
原巳　原弈
原用　原謗
原刑　原兵
原祭　補周禮九夏系文
九夏歌九篇　春秋決疑十篇

十原系述

夫原者何也原其所自始也窮大聖之始性根古人

之終義其在十原乎嗚呼誰能窮理盡性通幽洞微爲吾補三墳之逸篇修五典之墮業重爲聖人之一經者哉否則吾於文尚有歉然者乎

原化

或曰聖人之化出於三皇成於五帝定於周孔其質也道德仁義其文也詩書禮樂此萬代王者未有易是而能理者也至于東漢西域之教始流中夏其民也舉族生敬盡財施濟子去其父夫亾其妻蚩蚩囂囂慕其風蹈其梱者若百川蕩滉不可止者何哉所謂聖人之化者不曰化民乎今知化者唯西域氏而已矣有言聖人之化者則戸以爲嗤豈聖人之化不

及於西域氏邪何其戾也如是曰天未厭亂不世世生聖人其道則存乎言其教則在乎文有違其言悖其教者即戾矣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故有周孔必有楊墨要在有孟子而已矣今西域之教岳其基而溟其源亂於楊墨也甚矣如是爲士則孰有孟子哉千世之後獨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視詬於千百人內其言雖行其道不勝苟軒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則吾以爲孟子矣譬天下之民皆桀民也苟有一堯民處之一堯民之善豈能化天下桀民之惡哉則有心於道者乃堯民矣嗚呼今之士率邪以禦衆握亂以治天下其賢尚尒則不肖者反

化之不曰難哉不曰難哉

原寶

或問或者曰物至貴者金玉焉人至急曰粟帛焉夫一民之飢須粟以飽之一民之寒須帛以暖之未聞黃金能療飢白玉能免寒也民不反是貴而貴金玉也何哉曰金玉者古聖王之所貴也其在舜典則曰修五玉也其在春秋則曰諸侯貢金九牧禹所以鑄鼎象物玉所以飾禮金所以備貢以斯爲貴貴不多乎曰舜取五玉以備禮禹鑄九金以爲鼎由言其禮不爲諸侯乎不爲人民乎苟無粟無帛是無諸侯與人民也則五玉九金豈徒貴哉如舜不修五玉禹不

鑄九金三代之祭祀不以玉貨賄不以金矣由是言之金玉者王者之用也苟爲政者下其令曰金玉不藏於民家如有藏者以盜法法之民不藏矣法既若是民必貴粟帛弃金玉雖欲男不耕而女不織豈可得哉或者曰然

原親

能嗣其親不曰子乎吾觀夫今之世誨其子者必櫝肌箠骨傷愛毀性以爲教嗚呼孟子所謂古者易子而教誠有旨歟不能教其子者是遺其身者也不能得其親者是捨其族者也古之佞臣愛人之貴過於其親必捨而事之公子開方是也愛人之權過乎其

子必殺而循之易牙是也自茲已降爲夫強臣者將欲奪人之宗必先殺已宗矣噫敎尚不可況其殺歟或曰均是親也均是害也則周公誅管蔡石碏殺石厚叔向僇叔魚漢文流淮南可乎曰均是親也賢則能嗣凶則能覆族均是害也周公不誅則佗人誅之石碏不殺則佗人殺之叔向不僇則佗人僇之漢文不流則佗人流之已刑則及一人佗刑則及其族此聖賢所以惜其族也刑也者仁在其中矣殺宗王莽殺子宇是也

原已

能以心求道者不曰已乎能以心爲天子爲諸侯爲賢聖者不曰已乎是已之重不獨重於人抑亦重於

道也嘗試論之能辱已者必能辱於人能輕已者必能輕於人能苦已者必能苦於人爲顏孔者非佗寶乎已者也爲盜跖者非佗殘乎已者也故古之士有不出戶庭名重於嵩衡道廣於溟渤者敬於已而已矣或曰所謂敬已者不曰不能害已乎如豎貂自宮能敬已乎鮑莊刖足能敬已乎曰均是敬也均是害也其媚與直不同也所謂敬於已者以道也害及已者亦以道也或曰聖人汲汲於民至若堯如腊舜如腒其勞至矣於已安乎曰勞者勞於心也勞一心而安天下若禹者股無胈腫無毛其勞亦至矣勞者勞於身也勞一身而安萬世者也古者有殺身以成仁

者況勞者歟嗚呼吾觀於今之世諂顏媮笑辱身卑
已汲汲于進如豎貂者幾希

原弈

問弈之原於或人或人曰堯教丹朱征丹朱之爲是
信固有其道焉皮子曰夫弈之爲藝也彼謀既失我
謀先之我智既虧彼智乘之害也欲利其内必先攻
外欲取其遠必先攻近詐也勝之勢不城池而金湯
焉負之勢不兵甲而犀比焉勝不讓負負不讓勝爭
也存此免彼得彼失此如蘇秦之合從陳軫之遊說
僞也若然者不害則敗不詐則亾不爭則失不僞則
亂是弈之必然也雖弈秋荐出必用吾言焉嘗試論

之夫堯之有仁義禮智信性也如生者必能用手足任耳目者矣豈區區出其纖謀小智以著其術用爭勝負哉堯之世三苗不服以堯之仁苗之慢堯兵而慢之由羅人殺鵠獻人烹鯤鮞者矣堯不忍加兵而以命舜舜不忍伐而敷之文德然後有苗格焉以有苗之慢尚不加兵豈能以害詐之心爭僞之智用爲戰法教其子以伐國哉則弈之始作必起自戰國有害詐爭僞之道當從橫者流之作矣豈曰堯哉豈曰堯哉

原用

堯爲諸侯非求爲天子也摯之民用之舜爲鰥民非

求爲天子也堯之民用之或曰摯善亦堯乎曰亦堯而已矣曰摯與堯其民俱捨之則善惡奚分邪曰摯固不仁矣堯固仁矣堯仁如是民尚慕舜況有君惡於摯君道不如堯焉得民性哉故曰聖人不求用而民用之求用而聖人不用之曰若是則孔子奚不用魯曰用之則魯化不用之天下奚化

原謗

天之利下民其仁至矣未有美於味而民不知者便於用而民不由者厚於生而民不求者然而暑雨亦怨之祁寒亦怨之已不善而禍及亦怨之已不儉而貧及亦怨之是民事天其不仁至矣天尚如此況於

君乎況於鬼神乎是其怨訾恨讟蓰倍於天矣有帝天下君一國者可不慎歟故堯有不慈之毀舜有不孝之謗殊不知堯慈被天下而不在子舜孝及萬世乃不在於父嗚呼堯舜大聖也民且謗之後之王天下有不爲堯舜之行者則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爲甚矣

原刑

或曰丹朱爲諸侯舜爲天子丹朱有過舜誅之乎商均爲諸侯禹爲天子商均有過禹誅之乎曰不也朱均之爲國必有舜禹之吏翼而治之何容朱均得暴其民也哉苟有過必諭之諭而不可奪其政如誅之

者去堯舜之嗣也焉有爲人臣而去其君嗣哉或曰法家嚴而少恩周官有八議漢法有三章微八議也雖然人可免以三章而親賢必刑何哉曰聖賢在世不能無過以輕重議之耳如以謗刑刑之雖周孔其可免諸

原兵

管子說蚩尤割廬山之金以鑄五兵說者或云蚩尤古天子則炎黃繼命其間無蚩尤之運也案史記云蚩尤與其大夫作亂如此爲庶人之暴者且庶人不當有大夫日休以爲蚩尤乃黃帝之諸侯蓋其爲人暴黃帝征而滅之如此爲庶人一夫之暴不足當天

子用兵也又明矣嗚呼昭然之理前賢惛之況大聖之深旨哉

原祭

說者以蚩尤爲五兵每有師祭當祭蚩尤諱厥亂甚矣皮子直以蚩尤爲黃帝逆亂之臣五兵直作於炎帝固始苟自蚩尤始以其亂逆且不當祀況果不自蚩尤蚩尤不道黃帝滅之又不當以不道充祀軒轅五帝之首能以武定亂以德彼後君之師祭宜以軒轅爲主炎帝配之於羲爲允

補周禮九夏系文

周禮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案鄭康成

注云夏者大也樂之大者歌有九也九夏者皆詩篇名也頌之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也嗚呼吾觀之魯頌其古也亦久矣九夏亡者吾能頌乎去大樂既去至音不嗣頌於古不足以補亡頌於今不足以入用庸可頌乎頌之亡者俾千出下鄭衛之內窈窈冥冥不獨有大卷之一章者乎

九夏歌九篇

王夏之歌者王出入之所奏也

爍爍皎日欻麗于天厥明御舒如王出焉

爍爍皎日欻入于地厥晦厥貞如王入焉

出有龍旂入有珩珮勿驅勿馳惟慎惟戒
出有嘉謀入有內則緊彼臣庶欽王之式

王夏四章章四句

肆夏之歌者尸出入之所奏也

愔愔清廟儀儀衮服我尸出矣迎神之穀
杳杳陰竹坎坎路鼓我尸入矣得神之祐

肆夏二章章四句

昭夏之歌者牲出入之所奏也

有鬱其鬯有儼其彝九變未作金乘來之
既醑既酢爰棘爰舞象物既降金乘之去

昭夏二章章四句

納夏之歌者四方賓客來之所奏也

麟之儀儀不縶不維樂德而至如賓之娛

鳳之愉愉不篝不笯樂德而至如賓之娛

自笙及管我有牢醑自笙及籠我有貨幣

我牢不愆我貨不匱碩碩其才有樂而止

納夏四章章四句

章夏之歌者臣有功之所奏也

王有虎臣錫之鈇鉞征彼不憓一撲而滅

王有虎臣錫之圭瓚征彼不享一烘而泮

王有掌訝迺爾疆理王有掌客饋爾饔餼

何以樂之金石九奏何以錫之龍旂九旒

章夏四章章四句

齊夏之歌者夫人祭之所奏也

璊璊衡笄翬翬褕翟自內而祭爲君之則

齊夏一章章四句

族夏之歌者族人酌之所奏也

洪源誰孕疏爲江河大塊孰埏播爲山阿

厥流浩漾厥勢嵯峨今君之酌慰我實多

族夏二章章四句

械夏之歌者賓既出之所奏也

禮酒既酌嘉賓既厚牘之爲奏

禮酒既竭嘉賓既悅應爲之節

禮酒既醉嘉賓既醒雅爲之行牘應雅三樂器也

祓夏三章章三句

鷺夏之歌者公出入之所奏也

桓桓其珪袞袞其衣出作二伯天子是毗

桓桓其珪袞袞其服入作三孤國人是福

鷺夏二章章四句

春秋決疑十篇

夫趙盾弒君莒僕殺父春秋顯書其過何則楚公子國弒其君郯敖子駟弒其君僖公齊人弒其悼公各以疾赴春秋皆書曰卒乎曰人之生也上有天地次有君父君父可弒是無天地乃生人之大惡有識之

弘耻亦由漢書云律毋妻毋之文聖人所不書是也趙盾反不討賊董狐謂爲殺君莒僕以其寶來奔里革謂其弑父斯二者罪名已彰仲尼承彰而書耳斯三逆者弑君以疾赴仲尼非可誣也據赴而書者不忍也故不忍也者耻在其中焉懲在其中焉夫春秋弑君三十六其餘之逆亦據赴而書耳

夫趙孟以無辭伐國杞伯以夷禮來朝春秋皆貶之曰人曰子何至其罪大者爲之隱其過小者必以書之曰伐國無辭專君之命也君而可專孰有其國得不貶之乎若不罪大者爲之隱推亡也其罪小者必以書固存也

夫齊荼野幕之弑事起陽生楚靈乾谿之縊禍因常壽而春秋歸罪於陳乞公子比者不其遠乎曰野幕之弑罪歸陳乞陽生之罪可知矣乾谿之縊罪歸子比常壽之罪可知矣春秋之旨譬酷吏決獄髡鉗之刑尚猶不捨刀鋸之戮何自而逃

夫齊桓救衛不書狄滅晉文召王而云狩于河陽曰狄實滅衛因桓救而獲全斯不滅矣文實召王因王來而稱狩斯不召矣苟桓不能救衛文不能臣王必書狄滅衛晉人召天王河陽矣故春秋之時滅人國者多救人國者鮮仲尼旌其勳王也夫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與

吳盟皆不書八年註云盟註云不書盟恥吳夷十三年諸侯恥之故不錄也桓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則書吳實華族其道夷也以強要盟不曰夷乎戎實夷族其道華也以道好盟不曰華乎故恥而不書懲也以戎而書勸也

夫桓二年書曰宋華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僖十年又書曰里克殺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夫君稱弒也而云及者是君臣無別也弒之者罪臣下也夫孔父以奪室見弒荀息以立君被誅是無辜之怨是以及褒之者何自臣及君也蓋貶華父與里克也俾孔父之死如與夷之死荀息之死如卓子之死及之者貴之也

夫姜氏淫奔子般夭酷魯之醜也諱之可也至如公有晉葬爲齊所止爲邾所敗皆諱之者何曰周之有葬魯送可也如晉以盟主而臣魯諱之者諱乎以諸侯而事諸侯也諸侯有過則削地有逆則夷宗齊魯一體諱之者諱乎以諸侯而正於諸侯也夫天下有道小國事大國邾小國也而魯諱之者諱乎以大國而敗於小國也

夫定六年鄭滅許男歸而哀元年又書許男與楚圍蔡曰鄭實滅許而後或復之當復之時其赴不至於魯故不書耳凡國有來赴者雖小必書宋之六鷁退飛是也無來赴雖大亦闕晉之滅耿滅霍滅魏是也

夫楚實滅陳後復封之狄實滅衛後復全之斯亦許之類是也

夫春秋之旨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執我行人鄭弃其師隕石宋五若斯者即古史之全文也奚在其筆削乎曰仲尼因魯史而修春秋是明不誣於人也又曰知我者亦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其是之謂乎若揚子之草玄其數則易其文則玄是也

夫宋襄執滕子而誣之以得罪春秋則承赴而書何至魯之君也殺者五逐者二並闕而不書苟如是懲惡勸善何以的亂臣賊子何以知懼曰夫仲尼修春秋而依徵其旨固有俟尔苟無丘明發决其奥廓通

其玄亦赴來而責實也非可誣也如自書其魯之殺遂者則魯人攘羊仲尼證之也

唐皮日休文藪卷第三

唐皮日休文藪卷第四

碑銘讚

文中子碑　咎繇碑
首陽山碑　春申君碑
劉棗強碑　汴河銘
藍田關銘　隋鼎銘
新城三老董公讚　易商君列傳讚

文中子碑

天不能言陰隲乎民民不可縱是生聖人聖人之道德與命符是爲堯舜性與命乖是爲孔顏噫仲尼之化不及於一國而被於天下不治於一時而霈于萬

世非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乎故孟子疊踵
孔聖而贊其道夐乎千世而可繼孟氏者復何人哉
文中子王氏諱通生于陳隋之間以亂世不仕退于
汾晉序述六經敷爲中說以行教于門人夫仲尼刪
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先生則有禮論二十五
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三十一篇易贊七十篇孟
子之門人有高弟者公孫丑萬章焉先生則有薛收
李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玄齡孟子之門人鬱鬱於
亂世先生之門人赫赫于盛時較其道與孔孟豈徒
然哉設先生生于孔聖世余恐不在游夏亞況七十
子歟惜乎德與命乖不及覩吾唐受命而殁苟唐得

而用之貞觀之治不在於房杜楮魏矣後先生二百五十餘歲生曰皮日休嗜先生道業先生文因讀文中子後序尚闕于贊述想先生封隧在所因爲銘曰

大道不明天地淪精俟物聖教乃出先生百氏黜迹六藝騰英道符真宰用失阿衡先生門人爲唐之楨差肩明哲接武名卿未逾一紀致我太平先生之功莫之與京

咎繇碑

噫諄諄之命必歸于德盛者出不徒然上應運次命代苟非相者數十祀翼出於一時者其運與命彼失此得彼得此失咸在乎諄諄之命焉奚在歸乎德也

夫帝摯之德不盛于堯堯而得焉十六族之德不盛于舜舜而得焉至于咎繇德齊于舜禹道超乎稷啓禹薦于天不命而殁則諄諄之命奚歸乎嗚呼天何爲哉不付咎繇之命者將欲空受天下哉未必獨死咎繇也設咎繇得天下其暮必薦益益得天下其暮之薦必有其人自咎繇之降空授之主其暴民黷天者可忍言也哉太史公曰禹封咎繇之後于英六五年春日休自淝陵之江左道出英六城下因求遺實厥祀存焉乃絓馬于古木再拜于廟庭退而碑之請樅陽小尹刋于壁銘曰

惟天降聖不錫厥命一篇帝謨百王之鏡禹有奚遏

薦之不定啓有令德受之而正已矣何傷明德逾盛

首陽山碑

天必從道道不由天其曰人乎哉大聖應千百年之運仁發於祥羲動於瑞上聖帝也次素王也莫不應乎天地亘乎日月動乎鬼神或有守道以介死秉志以窮生確然金石不足爲其貞澹然氷玉不足爲其潔非自上古聖人不以動其心況當萬世富貴之士哉斯自信乎道天地不可得而應者也嗚呼夷齊之志嘗以神農虞夏形於言由是觀之豈有意於文武哉然跡其歸周不從諫而死彼當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也不曰得仁乎既得仁而仁不取其諫則夷齊死

之宜矣太史公以其餓死責乎天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不得仁而餓死天可責也苟夷齊以殷亂可去而臣於周則周召之列矣奚有首陽之阨乎若夷齊者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天尚不可應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春申君碑

士以知己委用於人報其用者術苟不王要在強其國尊其君也上可以霸略次可以忠烈無王術而有霸略者可以勝人國無霸略而有忠烈者亦足以勝人國春申君之道復何如哉憂荊不勝以身市奇計不曰忠乎荊太子既去歇孤在秦其信刑待禍若自

屠以當餧虎不曰烈乎然從都於壽春失鄧塞之固去方城之險捨江漢之利其爲謀已下矣猶死以吳爲宮室以魯爲封疆春申之力哉當斯時也苟任荀卿之術廣聖深道用之朞月荆可王矣卒以猜去士以謗免賢於戲儒術之道其奥藏天地其明燭鬼神春申且不悟況李園之陰謀豈易悟哉豈易悟哉

劉棗強碑

歌詩之風蕩來久矣大抵喪于南朝壞于陳叔寶然今之業是者苟不能求古於建安即江左矣苟不能求麗於江左即南朝矣或過爲豔傷麗病者即南朝之罪人也吾唐來有是業者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

表讀之則神馳八極測之則心懷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間語者有李太白百歲有是業者彫金篆玉牢奇籠怪百鍛爲字千鍊成句雖不追躅太白亦後來之佳作也有與李賀同時有劉棗強焉先生姓劉氏名言史不詳其鄉里所有歌詩千首其美麗恢贍自賀外世莫得比王武俊之節制鎮冀也先生造之武俊性雄健頗好詞藝一見先生遂加異敬將署之賓位先生辭免武俊善騎射載先生以貳乘逞其藝於野武俊先騎驚雙鴨起於蒲稗間武俊控弦弦不再發雙鴨聯斃於地武俊歡甚命先生曰某之伎如是先生之詞如是可謂文武之會矣何不立一言以讚

邪先生由是馬上草射鴨歌以示武俊議者以爲称
正平鸚鵡賦之類也武俊益重先生由是奏請官先
生詔授棗強縣令先生辭疾不就世重之曰劉棗強
亦如范萊蕪之類焉故相國隴西公夷簡之節度漢
南也少與先生游且思以見命列將以襄之縣器干
事賂武俊以請先生武俊許之先生由是爲漢南相
府賓冠隴西公日與之爲笔宴其獻酬之歌詩大播
于當時隴西公從事或曰以某下走之才誠不足汚
辱重地劉棗強至衆必以公賓劉於幕吏之上何散
之如是公曰愚非惜幕間一足地不容劉也然視其
狀有不足稱者諸公視其與劉分豈有間然哉反爲

之惜其壽尔後不得已問先生所欲爲先生曰司功
椽甚閑或可承闕相國由是椽之雖居官曹宴見與
從事儀埒後從事又曰劉棗強縱不容在賓署承乏
於椽曹詘矣奚不疏荃其秩相國不得已而表奏焉
詔下之日先生不恙而卒相國哀之慟曰果然止椽
曹然吾愛客葬之有加等墳去襄陽郭五里曰柳子
闕後先生數十歲日休始以鄙文稱于襄陽襄陽邑
人劉永高士也嘗述先生之道業嘗咏先生之歌詩
且歎曰襄之人只知有孟浩然墓不知有先生墓恐
百歲之後埋滅而不聞與荆棘凡骨溷吾子之文吾
當刊焉日休曰存既撫實錄之何愧嗚呼先生之官

卑不稱其德宜加私謚然棗強之号世已美矣故不加焉是爲劉棗強碑銘曰

已矣先生禄不厚矣彼蒼不誠位既過於趙壹兮才又逾於祢衡既當時之有道兮非殁世而無名嗚呼襄陽之西墳高三尺而不樹者其先生之故塋

汴河銘

夫垂後以德者當時逸而後時美垂後以功者當時勞而後時利若然者守道之主雖恐德不美後時逸於已民也夸力之主惟恐功不及當時勞於已民也故天下也不逸不足守不勞不可去致其利害生於賢愚之主自古然耶則隋之蹶淇汴鑿太行在隋之

民不勝其害也在唐之民不勝其利也今自九河外復有淇汴北通涿郡之漁商南運江都之轉輸其爲利也博哉不勞一夫之徭奮一卒之鑿險而先功巍巍得非天假暴隋成我大利哉尚恐國家有淇汴太行之役因獻纖誠是爲汴河銘

惟河瀰瀰循禹之軌厥有暴隋鑿通津泗晝泣疲民夜哭溺鬼似赭流川如松貫地龍舟未故江都已弑陳迹空存逝波不止在隋則害在唐則利嗚呼聖王守此而已

藍田關銘

六年皮子副諸侯貢士之薦入京程至藍田關覩山

形關勢廻抱于天秀欲染眸危將驚魄噫將造物者心是而加力邪不然者何壯觀若斯之盛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信矣哉若爲天下之樞機萬世之閫閾者非兹關而莫守也因陳其規是爲藍田關銘

天鋪唐業地造唐關千巖作鏁萬嶂爲栓難圖其形莫狀其秀雙扉未開天地如斗軋然畫啓人流如濟似畫秦圖鋪於馬底嶮不可侵唯王之心矧夫兹關獨可規臨

隋鼎銘

隋氏有鼎其器非古以詐爲金以賊爲鑄以虐火煎四海以毒氣蒸九土天假唐力杠之仁地以澤撲虐

火以德銷毒氣既折其足又齧其耳噫戲聖王無玄
玆器

新城三老董公讚并序

在漢之取天下也三傑而已矣蕭何苦民力以給兵
韓信殺民命以騁戰功留侯設詭策以離秦項當其
時未聞仁義說于君者而董公乃諭之以喪義帝至
使天下宗漢者爲其喪義帝也夫漢祖以曹參雖有
攻城野戰之功不如蕭何也信矣焉至于苦民力殺
民命設詭策反不若董公之功也哉如高祖爲天子
以公爲師友行其道於時其利可知矣公之道已行
於漢而不覩封賞之禮又當時史氏無一字以褒者

因爲讚以旌之

項氏狂攘賊我懷王天命未的孰存與亡皤皤董公一言漢昌一人弑君天下皆傷一人哭君天下皆喪項由是弱漢由是強扶義而征可知軒黃唱仁而戰可知武湯用于天道折彼雄鋩緊公之道與漢而光

易商君列傳讚并序

商君者用於孝公制其法而秦給御其謀而魏敗封邑未居幎刑以及嗚呼商君之匡秦雖不必盡是然亦至矣大史貶之過實非以欺公子卬刑公孫虔拒杜摯之說者乎然有一是亦足救斯非也余悲商君忠而受刑因重述其行事以讚曰

商君之于孝公也一二見孝公不悟其說非皇王之道行之難不及其身者乎斯公之罪也在商君有心於是道不亦多乎當商君一二說孝公行之商君必爲阿衡矣嗚呼卒以苟令特用自蒙於僇悲夫

唐皮日休文藪卷第四

唐皮日休文藪卷第五

文論頌序
補大戴禮祭法文　祀瘟癘文
晉文公取陽樊論　秦穆謚繆論
漢斬丁公論　周昌相趙論
陵母頌　非沈約齊紀論
正沈約評詩　補泓戰語
獨行　法言後序

補大戴禮祭法文

祭法曰法施於人則祀之咎繇作帝謨爲士師其道參乎舜禹不曰法施於人乎何祀典之闕哉祭法曰

能禦大災則祀之堯舜之世山林蕃鳥獸暴益作虞也山林疎鳥獸鮮人民安不曰能禦大災乎何祀典之闕哉祭法曰以勞定國則祀之昔者周公輔武以寧殷亂佐成而立周業制禮樂立明堂不曰以勞定國乎何祀典之闕哉如以咎繇伯益之功小于舜禹不在祀典則契爲司徒而民成咎繇也冥勤其官而水死伯益也如以聖人制禮自有七廟不合列在祀典則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周公也如皆以功烈列於民者則吾之先師仲尼邁德於百王垂化於萬世孰不若契爲司徒冥勤其官也哉日休懼聖人之文將亂而墜敢參補而附之文曰咎繇能平其法以

位終益能立其功以讓禹政周公以文化仲尼以德成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祀瘧癘文

昔夏后氏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或魑魅之外魍魎之餘匿天命竊帝威不見形于鼎上者自夏后氏去繼爲禍於人間被之者始若處氷鑑復若落炎井眩瞀熒惑視之累形聽音重聲骨節殆重如山已傾始或醒時奪人之情喪人之精兀若木偶昏如宿酲噫或飲食不節哀樂失所病于人者上則湯劑次則礦艾愈矣凡在是病者人也又非天也湯劑不可理礦艾不可攻嗚呼癘之能禍人是必有知也既有知奚

不効神爲聰明正直不加崇於君子焉遂爲文祀而
逐之曰
癘乎癘乎有事君不盡節事親不盡孝出爲叛臣入
爲逆子天未降刑尚或竊生尔宜癘之有專祿恃威
僭物行機上弄國權下戲民命天未降刑尚或竊生
尔宜癘之有賣交取祿諂交結族一言不善禍發如
鏃天未降刑尚或竊生尔宜癘之美曼之色媚於君
側巧笑未足已亡于國天未降刑尚或竊生尔宜癘
之柔佞之言惑于君前委順未足國步移焉天未降
刑尚或竊生尔宜癘之四星之位奉于紫宸蕭墻禍
起帝座蒙塵天未降刑尚或竊生尔宜癘之見災幸

乂聞禍樂成含羞冒貴忍垢貪榮天未降刑尚或竊生尔宜癘之癘乎癘乎尔目不盲尔耳不聾如向來所陳奚不禍於其躬仁者必有厄義者必有窮見仁義而勿癘遇姦佞而肆凶非唯去乎物患抑亦代乎天功癘乎癘乎苟依吾言而若是吾將達尔于帝聰

晉文公不合取陽樊論

三代之賞臣下以爵不以地不以器迨夫後世君弱臣侈掇去古法能立一功者先伺君地焉能立一勲者先窺君器焉猶是於魯有三桓於齊有田常於楚有白公是賞過有僭生焉甚者奪主從來尚矣且姬之列侯守其本封勝其主爵錫之以鈇鉞分之以鍾

彝休慼其民生殺於國其貴已極矣遇天下無事則行其德化奉其貢職居則待乎巡狩行則赴於會同遇天下有事則申之以鍾鼓行之以征伐上以定王室下以正諸侯眞侯伯之職業也是常節也苟周天子有賜宜以德讓之豈當更受其地也苟讓不獲聽受之者其爵可也其器可也且天子之地方千里則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既侵天子之甸由削枝者必反乎幹剸肉者必至乎骨何者勢使之然也如晉文既定襄王于郟鄏王勞之以地陽人不服晉侯圍之乃辱其宗祊苦其人民虐其甥舅嗚呼　其亦不仁矣是晉文雖有入天子之功而有凌天子之威

也當王之賜宜讓曰臣重耳以耿耿之德處專征之任遇翟寇肆虐天王少違宗廟臣敢興下國之師歟兇臣定王室乃臣之常也不足賞也苟天王特念小伐不寘諸刑列唐叔之祚獲臣有奉爲賞厚矣苟以畿內之地爲臣之邑是上濫其賜下僭其受也雖天王之荐寵臣其若宗廟之靈百姓之心後世之罪何而晉文曾不是讓又請隧焉豈內輕衰周之凌遲外恃諸侯之強盛而爲邪殊不知周王之尚守乎典禮也且王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萬里焉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且王之所賜田皆在周甸也王明知在甸內與乎晉

者是力不能制晉也如力足制晉肯以規方千里之內地與夫諸侯哉是王之語晉侯以規方千里者譏其受地也文公不悟卒而受之嗚呼文公之霸也有召君之譏請隧之僭不爲甚矣甚者在陽樊也

秦穆謚繆論

聖人務安民不先置不仁以見其仁焉不先用不德以見其德焉苟如是是見危者已墜而欲援觀鬬者將死而方救噫其亦不仁矣以高辛之仁化用一摯摯之不善天下之民捕堯以爲君以唐堯之仁化用一鮌鮌之不績天下之民譙禹以爲功夫如是摯之與鮌是高辛唐堯誠用之也非先置也推其誠而用

之人民尚悟之如是況先置者邪當晉獻嬖姬之亂後奚齊卓子之死餘重耳在翟夷吾居秦以秦穆之力制翟而安晉其能必矣夫重耳之賢也天下知之又其從者足以相人國如先立之必能誅亂公子去暴大夫翼德於成周宣化於汾晉而穆公乃取公子摯之言乃先置夷吾是爲惠公公之入也背内外之賂誅本立之臣蒸先父之室故生民興誦死者無報卒身獲于秦而子殺於晉嗚呼致是也非晉人之罪秦人之罪也夫摯立八年不善而去鮌用三載弗績而誅況晉惠公之在位作宗廟之蠹蝎爲社稷之稂莠一立十五年其爲害也大矣今之學者以秦穆爲

繆尚疑其謚得斯文也可以謚繆爲定

漢斬丁公論

忠之爲稱也蓋欲委身以事主不以猜悞貳其心不以辯說貳其心不以疑懼貳其心者也上有過諍於公不揚名於私豈猜悞之足入乎上有忌愈乎進不愈乎退豈辯說之足入乎上有間去懼乎心不懼乎事豈疑懼之足入乎夫苟祿悋生而仕者上有過言未息而懼乎誅諫未再而去乎位自以得古人三諫不從之義然幸其生貪其祿是猜悞而貳其心也上有忌必姦于心機媚于聲氣不思已之不聰而謂上之受謗不思道有未可而謂辯之足從必從辯而去

是辯說貳其心者也上有間必佞彼愛取乎厚也必諂彼倖求其捨也有愛不可佞倖不可諂即苟而已矣是疑懼貳其心者也嗚呼劉項之作也淮陰不以猜悞而去項乎淮南不以疑懼而去項乎曲逆不以辯說而去項乎去彼而就此果謂忠乎果謂不忠乎是利則存不利則亡者也則丁公臨敵捨敵無殺誠惻隱之仁者豈有猜悞辯說疑懼者耶有利則存不利則亡者耶與其不忠則彼三侯者未可免鼎鑊之誅刀鋸之刑也是高祖斬之果不爲當噫漢之初立未爲無人丁公就刑未聞有一言而戾者將固之命也悲夫

周昌相趙論

夫剛柔之分在乎性得失之機繫乎用苟剛暴則勝柔柔乂則勝剛物之常理也或用之以剛處柔以柔處剛其機必得矣如以剛處剛以柔處柔其機必失矣周昌之性剛也呂后之性剛也漢祖以百歲後以趙王如意爲憂故輟昌相趙嗚呼漢高之意非逞志於一時納處於一諫而相昌乎不然何其用之失也如以昌之剛足固趙國則趙之兵甲能當漢乎是不可一也如以昌之剛足固趙王呂氏之徵王特一鄭夫之力耳不可二也如以昌之節足以存趙不過乎死死則趙王就徵耳是不可三也卒使百歲之後如

意究僇周昌憤死惜哉漢祖未崩前以周勃統南軍以昌領北軍以陳平爲謀主則呂后之令産祿之謀不能當臨大難而不廻秉大節而不墜者也苟使握軍政執相權昌能之其奈乎誤用

陵母頌

孔父稱唯小人與女子爲難養也夫女子之忠貞義烈或聞于一時小人之奸詐暴亂不忘於一息使千百女子如小人奸詐暴亂者有矣使千百小人如女子忠貞義烈者未之有也則安國侯之母也不以項強而劉弱俾子事項不以子背君而別事而有忿色對暴君而抗大節捨其生而踐死地嗚呼春秋書解

楊致晉君之命漢史稱周苛拒項籍之爵方諸陵母誠未爲忠何者男子少服教壯行義忠義貞烈雖死不辱鼎鑊在前而不懼鑽笮被體而無怨乃男子之常事也至夫女子少隱帷薄壯執箕箒豈嘗熟於忠貞義烈哉是女子之有是者由百物之有瑞者矣豈易爲哉豈易爲哉

非沈約齊紀論

沈約作齊紀論云太廟四時之祭各以平生所嗜饗之漢明帝夢光烈皇后明旦車駕至廟躬拂帷幄親易粉澤前史以爲美談此亦先代之舊典也日休曰薦饗之儀籩豆之數聖人之制定矣苟非通如周孔

不相沿襲者謂時有人乎無其人制之謂乎非也宜矣修其書不正而反贊之謂乎妄也又宜矣夫屈到嗜芰屈建薦之爲乎合禮曾皙嗜羊棗曾子不食之謂乎不忍一隅之國禮文不備宜哉約以方之漢明大孝過矣

正沈約評詩

周詩曰駟騵彭彭注曰騵馬白腹曰騵議者言上周下殷沈約又云騵者蓋三家之色相勝又示周殷相代也日休曰天之命也必以二德則文王自信矣何爲不受殷禪哉詩曰文王受命作周又曰文王有明德俾其率天下之義師取一隅之凶主南面於殷其

能昭昭矣然非人事不可也天時未可也豈不可謂殷之賢人尚衆與臣紂而易政也豈能以駟騵之色示乎代殷哉嗚呼禪代之事符于天命必不可以駟騵之色勝之也謂堯之運爲火歟則車服一當從其色則堯不當乘白馬冠黃收衣純衣也故聖人繼運以德受禪以仁如以馬之色示于代殷則吾以聖人用于左道矣或曰若然者奚著曰毛公悞箋沈約過釋

補泓戰語

宋襄公伐鄭楚伐宋而救鄭與楚會泓戰既濟未陣司馬子魚請擊之公不以戰卒敗而退公羊氏以爲文王之戰亦不過此日休補其文曰聖人制民患其

力不可禁也設法以刑之患刑之不可止也用武以兵之兵之既出也民秉之爲格殺執之爲攻殘故聖人施金鼓以節之用羽旄以飾之爲蒐狩以教之自三代以降春秋之時禮樂之征弛掩襲之弊廣窮其力者譬角觝者爭其勝負並驅者競其先後胡爲仁讓哉文王聖人之至也雖以德化未聞不兵而獲者然則伐犬夷征密須敗耆國伐崇侯虎襄公始戰齊而納孝公次及于泓則云不禽二毛不以阻隘夫聖人之愛民也班白不提挈又云一夫不獲其所豈能區區於死地決其勝於人命哉較其戰也文王不爲也噫公羊氏違丘明之旨爲文王之戰亦不過於此

罪也

獨行

士有潔其處介其止於世者行以古聖人止以古聖人不顧今之是非不隨衆之毀譽雖必不合於禄利適乎道而已矣要以今是我之非我非今之是彼知於我者聞毀適足譽不知我者聞譽適足毀昧然不顧其是非毀譽者用之嗚呼士之道得不顧其是非毀譽者用之則天下之治不啻半於淳古矣今之所譽者處以古聖人以今達者聞是則進聞非則退有愛者聞毀而疎之有不合者聞譽而洽之故道不加於世業鮮異於衆則其人貿貿於禄利嗤嗤於朝廷

望天下之治不啻於滄古也難矣哉

法言後序

法言孝至之篇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者說者以爲楊子遜僞新之美又以爲稱其居攝之前云嗚呼日月豈卒能遜恭乎未若無阿衡之稱也噫既有其文不能無其論吾得之矣在美新之文乎則雄之道於茲疵也

唐皮日休文藪卷第五